

诗教法则的严守与变通

——纪昀评点《玉台新咏》管窥

张 蕾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作者简介] 张 蕾(1965-),女,河北定兴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摘要] 纪昀评点《玉台新咏》是其《玉台新咏》研究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评点中论析源流,品鉴赏读,渗透着纪氏一贯的诗学思想,贯彻着成熟的批评理念,包括肯定“情”为诗的本体,体悟作诗说诗之法,体现沿波讨源的史学意识等方面。对于诗教法则的严守与变通,使评点交织着通达之论与迂腐之语。由此映照出正统派文人对艳体诗的复杂态度。

[关键词] 纪昀;《玉台新咏》;《玉台新咏校正》;评点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5-0641-06

乾隆三十六年(1771),纪昀结束了三年谪戍乌鲁木齐的经历回到京师,闲居待命之时,整理旧籍,所评《苏文忠公诗集》及黄叔琳辑注《文心雕龙》,已为学界所重。而完成于同一时期的《玉台新咏校正》尚未见系统研究,本文的话题即由此展开。

《玉台新咏》是徐陵编成于南朝梁的一部诗歌总集,专收言情之作,并且录入了大量的宫体诗。面对这部刻意求新的总集,说诗者态度颇为复杂:或贬斥其“陷于淫靡”^[1](第302页),“所录皆靡靡之音”^[2](第101页);或将其作为“枕中之玩”、“篋中物”,视为“夜光之珠”、“连城之璧”^①。这两种对立的态度甚至会在同一位说诗者身上表现出来,例如刘克庄,其《后村诗话》一方面酷评《玉台》“赏好不出月露,气骨不脱脂粉,雅人庄士见之废卷”^[3](第6页),另一方面又拈出其中“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细腰”等诗句,谓“有唐人精思所不能及者”^[3](第83页),显然他这位“雅人庄士”并不曾“废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后村诗话》提要所言,他“既诋《玉台新咏》为淫哇,而又详录其续集”,“尤自相矛盾”^[4](第1789页)。其实,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在《玉台新咏》接受史上是相当普遍的,绝非仅止一个刘克庄而已。我们只要稍稍留意一下纪昀评述《玉台新咏》的言论,就不难发现,他面对这部艳体选集时同样表现出矛盾与尴尬。当他完成了对《玉台新咏》精细的校勘、考辨、眉批之后,竟在序言中不安地表示:“耗日力于绮罗脂粉之词,殊为可惜。”然而纪昀毕竟有智慧化解不安,“郑卫之风,圣人不废”,他从这里找到了摆脱心灵困境的道德依据,进而理直气壮:“《国风》好色降而为《玉台》、《香奁》,不可因是而罪诗,亦不可因是而废诗也。”^[4](卷199第1828页《钦定曲谱》条)所以当乾隆四十六年圣谕严令“体近‘香奁’”的《美人八咏》等诗“即行撤出”《四库》的时候,身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的纪昀并未完全屈从于君主的话语强势,而只是将“圣谕”钦点的几首诗从《回文类聚补遗》中撤出,《四库全书》中仍然保留了不少“香奁体”诗,从而提供了从完整意义上认识诗歌发展史的真实面貌的可贵思路。但是纪昀的确又说过“《香奁》《玉台》之辞万万不入翰墨”^[5](第199页)的话。那么,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纪昀呢?本文以梳理纪昀对《玉台新咏》的

评点为中心,解读正统派文人对艳体诗的态度,窥见《玉台新咏》接受史上的一种现象。

—

纪昀《玉台新咏》研究实绩集中于《玉台新咏校正》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及卷一九一关涉《玉台新咏》的几则提要^②,另有散见于所作诗文序跋中提及《玉台新咏》及其所录诗人或诗作的言论。

《玉台新咏校正》现存稿本与抄本,其内容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玉台新咏》正文及以双行小字插入正文间的校订文字;二是作者在每页天头写下的赏析诗歌内容的眉批。前者即入《四库》的《玉台新咏考异》,只是作者换成了其父纪容舒的名字^③。这部著作在版本、校勘方面用力颇勤,对原书编辑体例与编选原则也有独到的理解,是《玉台新咏》研究史上一部重要的文献。与此相辅相成的是每页天头的眉批,由于这部分不曾刊刻,故被学界关注较少,但也弥足珍贵。

如果说《玉台新咏校正》的校订考异部分侧重从文献角度展开研究,那么天头眉批部分则是对文本的文学鉴赏。这部分的写作缘由,书末“观弈道人记”交代:“余既粗为校正,勒为《考异》十卷,会汾阳曹子受之,问诗于余,属为评点,以便省览,因杂书简端以应之,与《考异》各自为书,不相杂也。”^④可见纪昀的批注初衷,并非兴之所至率尔操觚,而是欲以此与同好相切磋。尽管在形式上承袭了传统文学批评的点评遗风,但行文却少了些随意。纪昀不无谦虚地表示:“曹子如平心静气以言诗,则管蠡之见或不无小补,如欲高论以骇俗,则仆不敏焉。”这些批注论析源流,品鉴赏读,看似零散琐碎,但稍加整合,便会发现其中渗透着纪昀的诗学思想,贯彻着成熟的批评理念,举其大略,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抓住《玉台新咏》的编选特色,肯定“情”为诗的本体。

诗“发乎情”,汉儒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情”为符合礼义规范之世情。自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诗之“情”又呈现出私人化、个人化的趋向^[6](第 71 页)。而“情”在梁代文人语境中多被狭隘化,成为男女之情的简称,如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称赞新渝侯萧暕表现“高楼怀怨”“长门下泣”、描写“影里细腰”“镜中好面”的三首诗“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文选》赋类下特立“情”目,所选四篇赋即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曹植《洛神赋》,均表现男女情事;《玉台新咏》为宫体诗张目,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谓集自汉至梁表现男女之情诗作之大成,以选本形态,从一种题材的发展证明了“缘情而绮靡”的诗本体特征,这部专收言情之作的诗歌总集无疑暗示了“情”之所指。正如詹福瑞先生所言,“他们(按指萧纲、萧绎兄弟)所说的情,已逐渐缩小了内涵,由陆机时代的一己之情,缩小到了男女之情。他们所创作的宫体诗,是其抒情理论的具体实践。”^[7](第 103 页)所以《玉台新咏》进入纪昀的批评视野,“情”自然成为点评的着眼点。例如《玉台新咏》卷一《古诗》八首之六《客从远方来》中“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二句,纪昀批道:“此二句特极写深情。”卷十萧纲《春江曲》之“谁知堤上人,拭泪空摇手”二句,纪昀批曰:“无理而有情。”沈约《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残朱犹暖暖,余粉上霏霏。昨宵何处宿?今晨拂露归。”纪昀眉批曰:“妒语正是情语。”吴均《杂绝句》四首,纪昀评道:“儿女深情,呢呢如话。”卷九张衡《四愁诗》,纪昀批曰:“偶托深情,自成别调。”这些点评都抓住了《玉台》所收之诗“发乎情”的本质特征,表现了纪氏对于诗本体的一贯认识。可与上述点评内容相比照的尚有见于其多种著述的相关言论,如“诗本性情,意存比兴”^[4](卷 156,第 1345 页《横塘集》条);“考《三百篇》以至诗余,大都抒写性灵,缘情绮靡”^[4](卷 199,第 1828 页《钦定曲谱》条);“诗之分葩竞艳,异曲同工,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5](第 187 页)等等。这些睿智的识见立足于对诗史的回溯,成为纪氏评诗的重要尺度。

其次,点评中时见诗人慧心,对作诗说诗之法多所体悟。关于说诗,纪昀主张应当贴近诗的本旨,不能穿凿附会。《玉台新咏校正》“观弈道人记”批评某些说诗者“横生意见,以博高名,本浅者务深言之,本小者务大言之,本通者务执言之,附会经义,动引圣人,是谓理障”,纪昀认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刻意推求,务为深解,以为一字一句皆属寓言”,“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4](卷 151,第 1207 页《李义山诗集》条)。至于《玉台新咏》所收诗,解说时为理所障者也不少,例如卷二曹植《美女

篇》纪评曰:“末六句(按即‘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欢。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乃一篇本旨。何义门谓此诗末二句即自试之意,绎其语意殊不然。此自谓贤人,义不句合,无求试意。古人实有偶然之作,不必定摭史传以实也。”又如卷四王融《古意》(霜气下孟津)纪评曰:“末二句(按即‘况复飞萤夜,木叶乱纷纷。’)触景含情,章樵《古文苑注》谓比小人之乱政,殊为附会,宋人说诗多此病。”客观地讲,曹植确有借助女性题材寄寓身世感慨的写作习惯,何义门的解释可备一说;而宋人对王融《古意》的解说则属附会,纪昀的批评正搔到痒处。《古诗十九首》(《昭明文选》所命名,其中十二首入《玉台》,本文仍用其名)解说中的穿凿现象更为集中,几乎每首诗都可谓歧说纷纷。纪昀认为这组诗“实非一人一时之作,其间为比为赋无从考核,盖不可执以一端,必首首解以君臣之遇合,世道之治乱,贤人君子之出处”,就“穿凿附会”了。他特别批评赵德麟《侯鯖录》解诗即“穿凿甚矣”。同时纪昀又辩证地指出,如此说诗,也并非“无一论之可通”,这种方法可谓“措题发议”,但是“云得古人之意则未必尽然”,意谓如此附会显然未臻说诗的高境界,纪氏这一评说也可谓通达之论。

关于作诗,纪昀认为,模拟作为学诗途径固然可取,却不可“刻意求似”,应该在“拟议”中追求“变化”。他批评《玉台新咏》卷六所录何思澄《拟古》“前四句全用陈思《浮萍篇》语,未免剿袭太过”;对卷三所录陆机《拟古》七首之《拟西北有高楼》则予以肯定,原因是“本词伤知音之稀,此诗‘伫立’以下云知音而无由相即,各明一义,方非依样葫芦”。又如卷二傅玄《乐府诗》七首之《青青河边草》篇:“青青河边草,悠悠万里道。草生在春时,远道还有期。春至草不至,期尽叹无声。感物怀思心,梦想发中情。梦君如鸳鸯,比翼云间翔。既觉寂无见,旷如参与商。梦君结同心,比翼游北林。既觉寂无见,旷如商与参。河洛自用固,不如中岳安。回流不及反,浮云往自还。悲风动思心,悠悠谁知者。悬景无停居,忽如驰驱马。倾耳怀音响,转目泪双堕。生存无会期,要君黄泉下。”此诗盖模拟录入卷一的蔡邕《饮马长城窟行》而作,却能别开生面。纪昀批道:“虽复傍中郎,而‘草生’四句就‘草’字衍开,‘梦君’四句从‘梦’字展拓,尚为拟议之中参以变化,胜后来之准沟填廓。”纪昀所援之例未必都是拟议中有变化的佳作,但这一诗学思路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启发我们思考仿与创、承与变等问题之于文学发展的作用。

再次,从沿波讨源的史学意识出发,以发展的眼光观照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

把握历史的流程是纪昀学术的突出特点,他所统领纂辑的《四库提要》体现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鲜明宗旨。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言,“晓岚对于文学批评之贡献,最大者在其对于此科,独具史的概念,故上下千古,纍纍如贯珠”^⑧(第301页)。纪昀评点《玉台新咏》时,即表现出明确的“史的概念”。而《玉台新咏》在编排体例上以史为纲,正好使纪昀的研究思路得以充分发挥。纪氏《玉台新咏校正》跋云,“《玉台新咏》虽宫体,而由汉及梁文章升降之故亦略见于斯”,着眼于“升降之故”,《玉台新咏校正》眉批中即处处可见其“史的概念”。

纪昀在评点时非常重视所评作品在文学史的链条上所处的位置,常常“瞻前顾后”,似在不经意间便勾勒出史的发展脉络。例如,艳体创作由来已久,纪昀评点张衡《同声歌》云:“渐趋浓艳而气脉仍自浑然,故是天人资泽,陈思一脉,从此导源,非六朝雕绩所可拟。”“‘思为’四句为靖节《闲情》之蓝本,古人非不相师,但拟议之中自有变化耳。”寥寥数语将《同声歌》之风格、地位、影响简笔勾勒出来,强调了“拟议之中自有变化”的诗学思想。对于六朝诗风的渐变过程,纪昀每每有敏锐的发现。如评卷九傅玄《车遥遥篇》:“渐入清巧,然尚未纤。”又评其《拟北乐府》三首曰:“词采鲜艳而兴象深微,格力遒健,上存汉代之遗,下开六朝之始。此风气初转变而未漓之候也。”从词采、兴象、格调等方面的特征,见出了傅玄在六朝诗史上的“中间”状态。再如同类题材诗歌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也为纪昀所关注。曹植《美女篇》取材于乐府民歌《陌上桑》,是文人改造乐府使之由叙事化转向抒情化的典范之作。此后以《拟美女篇》、《代美女篇》为题者亦不少见,内容却发生了流变。纪昀评卷八萧子显《代乐府美女篇》,比较诸作,指出“子建本词托古贤士之自守,傅休奕所拟已非本旨,梁简文帝以下纯作艳歌,去之弥远”,题材的演变往往映照出文学风尚的变迁,纪氏于此颇能细腻捕捉。

七言诗的产生是汉魏六朝时期突出的文学现象,《玉台新咏》的编者敏感于此,特立一卷因体收诗

卷九录入七言诗 89 首。七言诗的成熟兴盛过程则一直延续到唐代,众多诗人选择此体,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诗歌风貌。纪昀评卷九萧子显《燕歌行》(风光迟舞出青蘋)精彩地描述道:

七言之体至鲍参军而始变。然迄六代无和者,迨唐乃有李、杜、韩诸公起而应之,余则自齐梁至唐人皆用此格。卢、王诸公变而宏丽,摩诘诸公变而高秀,嘉州诸公变而雄峭,香山诸公变而流易,昌谷诸公变而幽艳,飞卿诸公变而婉缜,不过才分不同,兴趣各异,其音节则未之改也。

此诗置之初唐、盛唐之间,未必能辨别,概以“齐梁蝉噪”挥斥之,恐亦兴到之言也。

纪昀认为,正是有了六朝时期的酝酿与准备,才成就了唐诗的繁荣,七言诗的产生、发展、兴盛过程即是有力的证明;韩愈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一笔抹倒高潮到来之前的酝酿与准备过程,不过是“兴到之言”,缺乏理性分析的依据,也缺乏史家襟怀。纪昀对于六朝文学之于唐代文学的导源作用,在评点中多次谈及,正体现了史家的襟怀与视野。卷九评萧子显《春别》四首曰:“与元帝所作第四首已有后来《竹枝》风味。”评陆厥《李夫人及贵人歌》曰:“哀艳而有韵味,已开长吉、飞卿之先。”卷六评费昶《华光省中夜闻城外捣衣》曰:“音节流美,已启唐音。”卷八评徐陵《和王舍人送客未还闺中望》“拭粉留花称,除钗作小鬟”二句云:“‘拭粉’十字情景宛然,然渐入诗余小令矣。文章机括常兆于数百年之前,而成于数百年之后。”虽然都是点到为止,未能展开论证,但纪昀已经借助于这一传统形式,将自己融注史的概念,讨源辨流的批评理念展示得淋漓尽致。

二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直面学术客体使得纪昀的《玉台新咏》研究具有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可贵品质,这显然与“淫艳”、“淫靡”的武断斥责或“《国风》之正宗”^[19](第 302 页)的简单化褒扬不在同一批评层面。然而我们阅读《玉台新咏校正》,叹服于其中精审的考证与精彩的点评的同时,也常常能够嗅到迂腐的道学气味。在男女之情入诗与如何入诗的问题上,纪昀的批评立场使他的认识深度打了折扣。

作为正统派文人,纪昀论诗谨守儒者立场,与他整个思想体系保持着一致。其《冰瓯草序》辨析诗之性情曰:

诗本性情者也。人生而有志,志发而为言,言出而成歌咏,协乎声律。其大者,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次亦足抒愤写怀。举曰星河岳,草秀珍舒,鸟啼花放,有触乎情,即可宕其性灵,是诗本乎性情者然,而究非性情之至也。……彼至性至情,充塞于两间蟠际不可泯灭者,孰有过于忠孝节义哉!^[5](第 186-187 页)

纪昀将性情分为两个层次,忠孝节义为大,一己私情为次。他无论是评说现实生活中的爱欲还是文学作品中的情感,都以不逾“礼”(或“理”)作为必要前提。他承认“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但如果它“干名义,读伦常,败风俗”,那就该当“王法所必禁”了。所以,他虽然对“痴儿骏女,情有所钟”表示理解,但理解是有前提的:“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19](第 534 页)从而对情理关系作了有限度的变通。这一原则运用于诗歌研究,即是以《诗大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说为尺度,衡量文学史上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

对于男女之情入诗的问题,纪昀的基本态度是正视这一客观事实,既不像李重华所谓“三百篇所存淫奔,都属诗人刺讥,代为口吻”^[11](第 931 页),只见卫道不见真情,又不似袁枚所谓“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12](第 286 页),为艳诗据理力争一席之地,而是表现出温和的折中^⑤,时或有通达之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玉台新咏》提要谓是集“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4](第 1687 页),即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态度。评说与《玉台新咏》性质类似的《香奁集》亦如此:“《香奁》之词,亦云褻矣。然但有悱恻眷恋之语,而无一决绝怨怼之言,是亦可以观心术焉。”^[5](第 253 页)纪昀为清诗人伊朝栋(字云林)诗集《云林诗钞》作序曰:

“发乎情,止乎礼义”一语,实探风雅之士原,后人多明一义,渐生其字,一则知“止乎礼

义”而不必其“发乎情”，流而为金仁山“濂洛风雅”一派，使严沧浪辈激而为“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之论；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陶渊明诗时有庄论，然不至如明人道学诗之迂拙也。李、杜、韩、苏诸集岂无艳体？然不至如晚唐人诗之纤且衰也。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5]（第199页）。

纪昀认为诗之“情”不能毫无节制，诗人应该带着“止乎礼义”的镣铐跳舞。对于陆机“诗缘情”说，纪昀指出它的失误在于只知“发乎情”，而不知“止乎礼义”，背离了诗教，将后世文学“引入歧途”，遂导致齐梁诗歌“绘画横陈”的不良倾向。因此从立场上讲，纪昀对《玉台新咏》等艳体选集的总体评价并不高：“齐、梁以下，变而绮丽，遂多绮罗脂粉之篇，滥觞于《玉台新咏》，而弊极于《香奁集》，风流相尚，诗教之决裂久矣。”^[3]（第209页）但是《玉台新咏》所录诗毕竟是“发乎情”的产物，故而仍要予以关注。纪氏对于《玉台新咏》所录诗，凡符合温柔敦厚之旨的，都大加褒扬；对跨越雷池者，则以“殊乖大雅”、“此殊伤雅”、“太猥”、“靡靡之音”等严词斥之。前者如卷二刘勋妻王宋《杂诗》道弃妇的哀怨：“翩翩床前帐，张以蔽光辉。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共归。緘藏篋笥里，当复何时披？”纪昀批道：“不曰‘蔽风霜’而曰‘蔽光辉’，无限燕昵旧情见诸言外。‘昔将’二句语淡而情凄，犹作冀望之词，忠厚之至。”纪昀对卷一《古诗》八首之《孟冬寒气至》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几句很是欣赏，评曰：“弥觉缠绵深至，后来闺情诸作皆责人之意居多，去古人浑厚远矣。”可见言情而有度的经典之作乃是纪昀的理想。

《玉台新咏》所录诗被纪昀指为有违“浑厚”之旨的不在少数，甚至包括某些传诵一时的名作。卷一《古诗》八首之《上山采蘼芜》是一首著名的弃妇诗，以弃妇与故夫偶然相遇的一段对话结构全诗：“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对于诗中这段对话，纪昀就颇为不满：“盛称新不如故，以动念旧之情，立意非不忠厚，而措语似嘲似戏，反掩其缠绵悱恻冀幸复收之意。昭明不选其以是与？”纪昀推测《文选》不录此诗的缘由正是因其言情“似嘲似戏”，有违温柔敦厚之旨。《古乐府》之《皑如山上雪》（即《白头吟》）传为卓文君闻司马相如欲娶茂陵女而作，诗中“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等诗句颇见烈女烈性。纪昀却责问：“此古人传诵之作，然闻有两意即行决绝，忠厚之旨安在？”对诗中表达激愤之情颇为反感。他所欣赏的是“温厚和平”之情^[4]（卷199，第1291页《李文公集》条），认为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不过是“一时有激之言，非笃论也”^[5]（第196页）。因此纪氏点评时露道学先生面孔。如卷六王僧儒《为人自伤》：“自知心里恨，还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变作今悠悠。还君与妾珥，归妾奉君裘。弦断犹可续，心去最难留。”纪昀批曰：“其言怨以怒。此脱胎于古乐府《有所思》，然此为淫奔之词无所不可，则姬人之语固应自有身分。”卷六费昶《有所思》：“上林鸟欲栖，长安日行暮。所思郁不见，空想丹墀步。帘动忆君来，雷声似车度。北方佳丽子，窈窕能回顾。夫君自迷惑，非为妾妬媚。”纪评曰：“后四句词怨以怒，去古人敦厚远矣。”措辞可谓严苛。又如卷十徐悱妇（刘令嫺）《题甘蕉叶示人》、《摘同心支子赠谢孃》等诗，纪昀评曰：“男女相悦乃赠同心，女子岂宜如此？”未免以正统文人之心度有情女子之腹。而由此推断：“合观三诗，信非令嫺作也。”由于根基不固，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

要之，纪昀以传统诗教说为尺度点评《玉台新咏》，揭示诗歌言情的本质特征，又对未能“止乎礼义”的言情之作予以指责，试图折中情礼，树立典范，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时露迂腐之相，看来这是所持批评尺度本身存在问题所致。然而儒者立场给纪昀的点评带来的尴尬，并没有扼杀他的诗家慧心。当纪昀对诗教法则加以变通，而以诗家手眼统观《玉台新咏》这部总集的时候，依然显示了他的卓越识见。某些时候，他甚至甘冒偏离诗教之险，对宫体诗许以“有情”、“情语”。对于诗教法则的严守与变通，造成了纪氏《玉台新咏》研究交织着通达之论与迂腐之语的复杂情形。

注 释:

- ① 诸说见穆克宏点校本《玉台新咏笺注》所附原书序跋,中华书局 1985 年版。本文所引原诗据此本。
- ② 关于纪昀对《四库提要》的著作权,周积明《纪昀评传》论证甚详,见“生平篇”第五章第三节“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故《四库提要》的论述可视为纪氏观点。
- ③ 两部著作的瓜葛,详见隗雪艳《〈玉台新咏考异〉为纪昀所作》一文,载《文史》第 26 辑,中华书局 1986 年 5 月版,第 366 页。
- ④ 按曹子似指曹学闵(1720-1788),字孝如,号慕堂,山西汾阳人,《清史列传》有传。
- ⑤ 关于纪昀诗学理论与实践的折中色彩,参见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3-604 页。

[参 考 文 献]

- [1] 高仲武. 中兴间气集序[C]. 唐人选唐诗. 上海: 中华书局, 1958.
- [2] 王士禛. 带经堂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3] 刘克庄. 后村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4] 永 瑤.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5] 纪 昀. 纪晓岚文集[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 [6] 胡大雷. 宫体诗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7] 詹福瑞.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 [8] 朱东润.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7.
- [9] 袁 枚. 随园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10] 纪 昀. 阅微草堂笔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1] 李重华. 贞一斋诗说[C]. 清诗话.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12] 袁 枚. 再与沈大宗伯[C]. 袁枚全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13] 纪 昀. 玉台新咏校正[M]. 搨英书屋抄本.

(责任编辑 何坤翁)

Educational Principles of Poems: Obedience & Mutation

ZHANG L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He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Lei (1965-), female, Doctor &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literature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bstract: The poem collection of *Yutai Xinyong* commented by JI Yu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s research. In his comments exist the analysis of source and stream, appreciation and others full of JI's poetical thoughts and ripe theory of criticism, including his affirmation of "affection" as noumenon of poem and understanding ways of composing and interpreting poems, representing awareness of historiography on the part of following wave to seek source and so on. In the obedience and mutation of educational principles of poems there are comments with sensible and pedantic words, from which complex attitudes of legitimacy men of letters towards boudoir poems are mirrored.

Key words: JI Yun; *Yutai Xinyong*; Emendation of *Yutai Xinyong*; *comment*